

郑松柏 著

开 汉 大 业

岳麓书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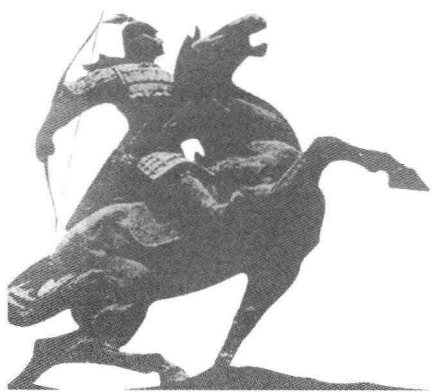


郑松柏 著

开汉大业



岳麓书社·长沙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汉大业/郑松柏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13. 5

ISBN 978-7-5538-0085-1

I. ①开... II. ①郑...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16901 号

KAI HAN DA YE

开汉大业

作 者: 郑松柏

责任编辑: 管巧灵 王文西

责任校对: 舒 舍

封面设计: 吴颖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 0731—88885616 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90×1240 1/32

印张: 37.75

字数: 940 千字

印数: 1—4,000

ISBN 978-7-5538-0085-1/I · 1105

定价: 98.00 元

承印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 0731—88884129

第四十九回 文帝即位

一

齐王府中，刘襄和刘泽正在紧张打听消息。

刘襄道：“近来也不知京城情况怎样了，该不会有什么事吧？”

刘泽道：“吕后干了许多天理不容的事，早已尽失人心，不过大家惧怕她而已。如今死了，吕禄、吕产等皆平庸之辈，必为众臣所诛。我看少帝刘弘说是惠帝遗腹子，多半是吕氏之孙，又是几岁小儿，群臣一定不会拥戴他为帝。”

刘襄道：“你这话有理。但不知朝臣们会立谁。”

刘泽道：“大王父是高帝长子，大王又是齐王长子，追本溯源，大王是高帝嫡长孙，帝位非大王莫属。”

刘襄将信将疑道：“你真这么认为？”

刘泽道：“当然。你把我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，待大事安定后，我去京城说动朝臣，尊你为帝。我是刘姓长辈，说话应该有分量，朝中又有刘章相助，大事颇有希望。不知大王以为如何？”

“你说的是真话？”刘襄不无怀疑地道。

刘泽道：“当然是真话。”

“难道你不想当皇帝？”

“我虽是长辈，但非直系，焉敢望天子之份。大王放心好了，我决不会争帝位的！这可对天发誓！”

刘襄道：“发誓就不必了，好吧，我相信你。”

正说时，一个军士骑马飞也似的朝王府跑来，边跑边喊：

“八百里加急！八百里加急！”

“喜报！喜报！”

刘襄和刘泽听见忙出去看时，只见军士风也似的奔进来跪道：“大王！大喜！”

刘襄道：“讲！”

“陈丞相和太尉已诛诸吕，平了吕氏之乱！”

刘襄大喜：“好！好！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！”

刘泽忙道：“吕氏一平，齐王也该让我进京了吧？”

刘襄自然答应。于是刘泽辞过刘襄快马加鞭而去。

二

丞相府中，陈平坐在案头，正把一个卷宗写好了交到侍从手上，交待他道：“你速去办吧。”

随从答道：“是！”拿起来就走。

陈平正要写其他文书，只见周勃进来，两人既成好友，也不多礼。

陈平起来，手一指，周勃便自己坐下道：“丞相打算怎么办？”

陈平问道：“你是指什么？”

周勃道：“如今诸吕尽除，少帝年幼，朝政归你我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陈平道：“不知你有什么打算？”原来陈平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。

周勃道：“少帝不到十岁，不能理事，张后也不知政务。如果由我们掌权，辅弼幼主，国家政治虽然能平，但少帝长大后，就很容易认为我们夺了他的权，挟制他，到时我们就难处了。”

陈平想了一下道：“此言有理。周代时，武王早死，临死让周公旦辅弼幼主。周公本来无私为国，但成王长成后，怀疑

周公旦夺了他的权，在想杀周公时，从祖庙中翻出金縢书，见周公旦欲代周武王病的誓言，才放下了猜忌。以成王之贤对叔父犹且如此，何况你我外人。”

周勃道：“所以我来请丞相想办法。”

陈平想了一下道：“把权力交给少帝……”又摇头道，“不行！不行！”

周勃忙问：“怎么不行？”

陈平道：“如果交给少帝，少帝实际也并不能决定事情，那等于把大权交给太監。如此，岂不是复制一个赵高么？”

周勃点头道：“也是。只是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可，那该怎么办？”

陈平沉思良久道：“不如从诸刘姓王中选出一位德才兼备者来拥立为帝。这样既显得我等起兵诛诸吕，是捍卫刘姓江山，而非自己夺权，有德之君又能兼顾各方利益，惠及万民，于国于民，于你我都有利。”

周勃道：“这个主意不错。只是选谁呢？”

陈平想了一阵，又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

周勃道：“什么不行？”

陈平道：“如果由你我决定选谁，难免又有人说我们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到时还是不好处，不如让大家公选吧。”

周勃一惊：“公选？怎么公选？由全天下百姓选？那得选到猴年马月去？再说，现在的少帝知道了怎么办？”

陈平道：“不是由百姓公选，而是由所有年俸二千石以上的大臣公选。”

周勃道：“这还差不多，只是什么时候进行？”

陈平道：“这事越快越好。不然，很容易走漏风声。就定在明天吧？”

周勃道：“好！我马上派人去通知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明晨到丞相府议事，不得走漏消息。”

三

丞相府大堂上，陈平、周勃、张苍、吕蒙、柴武、叔孙通、曹窋、刘章、刘兴居、刘泽、灌婴、夏侯婴、莫如、纪通等年俸二千石以上的大臣四十余人齐集。

陈平和周勃坐在主位上。

陈平先站起来道：“各位同僚，今天请大家到府里来，是要和大家共商一件大事，大家一定要畅所欲言，不要有任何顾忌。好，下面请太尉给大家讲。”

周勃站起来道：“少帝刘弘与刘辟疆等，皆非惠帝亲生子，不过吕后欲夺刘姓江山，以吕氏子诈称，本不当为帝。如今我等尽杀诸吕，待少帝长成，我等恐怕就无处安身了。我与丞相计议，大家最好从刘姓子孙中，推举一位德才兼备的诸侯王出来为帝，既安天下，又防将来变故，大家以为如何？”

众人七嘴八舌道：“此论甚好！我等都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对！有德行的诸侯王坐江山，天下安定！”

“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，唯有德者居之！好！选有德诸侯王坐江山！天下平，大臣安，国家治！”

也有人说：“可现在的少帝怎么办？”

“太尉，就按目前办法，由大臣辅弼幼主不是很好吗？”

周勃道：“如果由我等辅弼幼主，目前虽然不错，但少主长大后，我等就难处了。如果把权力交给少帝，无异于交给太監，复制一个赵高。所以我跟丞相商量，认为选一位德才兼备的诸侯王为帝，这样对方方面都好。”

陈平也点头。

周勃见大家再无异议，宣道：“好！那就请大家提出人选吧。”

柴武道：“刘姓九王中，除梁王刘太、淮阳王刘武、常山王刘朝等三个假王外，尚有六王。其中楚王、荆王、吴王三王

为旁系，难以为帝。高祖嫡系目前只有齐王刘襄、代王刘恒、淮南王刘长。依我看淮南王刘长为人正派，英武果敢，为帝当能镇抚诸侯，平定天下。”

吕蒙道：“嗯！淮南王有勇有谋，坐江山定能镇抚诸侯，平定天下。”

叔孙通站起来道：“依我看欲平治天下，莫过于立长。尊卑有序，长幼有别，天下才能顺治。齐王刘肥为高帝长子，今刘襄又是齐王长子，追本溯源，齐王当是高帝嫡长孙。齐王刘襄有德，而这次大事本谋又出自齐王弟刘章。依我看当立齐王为好。”

刘章、刘兴居及另外七八个大臣立即点头附和：“嗯！立齐王长幼既顺，齐王又有德，立齐王不错！”

“这次齐王家功劳最大，应该立齐王！”附和者越来越多，眼看就要一锤定音，却见刘泽站起来道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

众人看他态度，都一惊。

周勃想了一下道：“琅琊王说说为何不可？”

刘泽道：“若仅以齐王本身而论，太傅大人之言不错，帝位确实非齐王莫属。但大家可曾想到背后之人？”

众人一异，神色俱疑道：“背后之人？”

“这是何意呀！”

刘泽慢慢品了一口茶，放下茶具才说道：“是的，背后之人。当年高祖皇帝就是考虑到背后之人为祸，故几次欲废惠帝而立如意。众臣当时只看到惠帝仁孝，却忘了吕后凶狠，结果导致宫廷遭殃，几欲尽诛大臣，倾覆刘氏江山，致有今日。”

说着又停顿了一下，见大家十分安静，听得很认真，也似认可，乃继续道：“齐王虽是嫡长孙，也颇有品行，但其母舅驸马吕氏凶悍不甚于吕氏。立齐王，无异猛虎加冠！这岂非去一吕氏，又复立一吕氏么？”

众人一想，都道：“是呀！当年我们都只看到惠帝仁德，

却忽视了吕氏之恶，一个吕氏可诛，第二个吕氏就难了！”

“不能立齐王！”

有人道：“立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行，那要立谁才好？”

陈平道：“是呀！立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好，琅琊王您说说吧，到底立谁才好？”

刘泽故意卖关子，稍停一下，看大家都凝神静气地望着他，才慢吞吞地说：“代王刘恒！”

众人睁大眼睛：“代王？”

“代王行吗？”有一个发出了疑问。

刘泽坚定地说：“对！代王！代王为人宽厚仁孝，圣明公道，闻名天下。母亲薄姬，母舅薄昭都是贤良君子，无私长者，仁义一家，论年龄又是高帝现存亲子中最大的。立君以长固顺，以善大臣安，以仁则民和。代王有此三德，天下谁人不安，天下何人不服？”

众人一听，他说的全是道理，代王仁厚之名谁人不知呀？

大家都沉思着，大多点头默认。

又有人站出来说：“是呀！代王母病三年，日夜守候，汤药非亲尝不进；收难民，问孤独，退匈奴，减税赋，四方之人莫不交口称赞，远近投奔。”

“对！代王最好！其他谁也不能跟代王相比！”

刘兴居站起来说：“可代国毕竟是个小国，我又听说代王仁而有余，刚毅不足，治理一个代国可，可治理天下，怕难镇抚诸侯。”

有些人又开始犹豫了。

柴武也站起来说：“还有，代王自己也不想为帝呀！他自己不愿为帝，怎么能当好皇帝呢？”

夏侯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代王不想为帝？”

柴武道：“当年吕后升他为赵王他且不肯，谦逊说自己德能不足，他怎么会想当皇帝呢？”

众人又沉默了。

刘泽道：“将军之言差矣！你以为不想当皇帝，他就无心政务，当不好皇帝是吧？谬矣！老子有言‘唯不以天下为事者，方可托之天下’。正是代王这不想当皇帝的人，他才会是最好的皇帝！”

叔孙通不解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刘泽道：“代王他不想当皇帝，说明他心底无私！这可不是猜测。我在琅琊时听人说代王母为灾民制衣累病了，太医说要千年人参才能治好，薄太后宁肯自己的病拖着，也教训代王不要动用国库的钱去买。自己勤俭率耕，处处为百姓排忧解难，所以四方难民纷纷投奔。抗击匈奴时，不用组织，数以万计的百姓就自觉组织起来支援前线，使匈奴望风而逃。代王一心为民，天下谁人不服？就如当年周武王！如果说他不想当皇帝就不把政务放在心上，这就更没道理了：他不把政务放在心上，百姓凭什么听他的？代国又靠什么实现大治的？”

灌婴道：“对呀！大王说得很对！有些人不想当确实是能力不足。可代王很有才能，不想当，就是没有私心。无私为民，天下归心，定能大治！对！立代王！”

于是很多人都说：“对！立代王！”足有三十多人。

张苍站起来道：“当年高祖皇帝把众嫔妃全留在宫中，而独放代王母子远离，莫非就是为今日治乱埋下的伏笔么？为保汉家江山无虞，皇帝确实非代王莫属！”

众人又说：“是呀！如果不是这样，怎么单单放她母子外出呢？天下非代王莫属！”

陈平见众人意见惊人一致，给周勃示意一下，周勃也点头。便问道：“众位还有不同意见吗？”连问三声。

众人齐道：“我等皆愿立代王为帝！”

陈平道：“好！经二千石以上大臣公议，共立代王为帝！决无异议。择吉迎立代王！”

四

九月，代国城郊一片广阔的土地上，庄稼已经成熟。中间镶嵌着几块果园，墨绿的树叶间缀满了微黄的果实。

地里，有三五一群的人们在收割，不时传来年轻人的歌声和欢笑声。

近看时，代王后王大妹和王妃窦姬正在弯腰割着谷子。王大妹埋头割了几把，抬起头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又揉了揉腰。从她挺着的粗腰看，已经有了八九个月身孕。她看着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青年男女，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。

旁边窦姬看了她一眼，停下手，关切地问：

“王后姐姐，你已经有八个月身孕了，歇一会儿吧！”

王大妹道：“没事！”说着又弯下腰去割。

这边，代王刘恒和舅舅薄昭在往马车上装粟谷捆子，听见她们说话，也过来劝说道：“王后，你就歇一会儿，喝点水吧！”

王大妹道：“好吧！”又转身对窦姬说，“窦妹妹，你也才满月不久，也该歇一会儿了！”

代王倒了一碗水：“来！喝点水。”先给了王大妹一碗，又给窦姬倒了一碗，窦姬也接过喝了。大家互相看着一脸的汗水和灰，都笑了。

代王从腰间取下绸汗巾，先给王大妹擦擦，王大妹露出幸福的微笑，再给窦姬擦擦，窦姬的脸笑得像一朵花。

正在这时，一匹马飞驰过来，在代王面前停下，骑马人翻身而下，给代王行了半跪礼道：“大王！朝廷惊变！朝臣特使找您！”

代王道：“特使？在哪儿？”

“现在王府！”

“好！我马上去！你来帮舅舅把这车粟捆运回去。我先走一

步。”代王说罢，从卫士手中接过马绳，飞身上马。

王大妹和窦姬一齐说：“大王当心！”

代王回头看了看她们说：“放心吧！没事的！”把马一夹，马飞快跑去。

五

代王回到府上，衣服也没换就走进客厅，进门就说：“特使在哪儿？”

特使把他看了看，有些不解，府吏给特使介绍说：“这就是我们大王。”

特使大吃一惊：“大王？”

府吏又介绍说：“这是朝廷特使。”

代王说：“特使有什么事？就说吧。”

特使还是有些将信将疑的样子，把他看了几眼，又把府吏看了几眼，见他们一脸平和自信，才跪下说：“小使参见大王！”

代王道：“特使有什么事就说吧！这两天秋收正忙。”

特使还是不解：“秋收？”

府吏点头道：“你来时，大王和王后他们正在地里割谷子。”

特使有些吃惊，停了一下才说：“大王！小使受丞相和太尉之命，前来迎请大王即位。”

代王一惊：“即位？即什么位？”

“即皇帝位。”

“皇帝位？朝廷现今不是有皇帝吗？”

特使道：“大王有所不知，吕后死后，诸吕欲尽诛大臣，夺刘氏江山。众大臣为捍卫汉家天下，联合起来，夺了北卫军，杀了吕氏满门，公议立大王为帝。”

代王道：“朝中不是有皇帝吗？”

特使道：“众大臣说：现在的天子不是惠帝的真儿子，而

是以吕氏子孙假冒，不能奉刘氏宗庙。”

代王道：“齐王、楚王、淮南王等高祖子孙都是贤王，为什么立我？”

特使道：“众臣也曾考虑到淮南王、齐王等，但大家认为淮南王英武有余而仁孝不足；齐王虽堪胜任，但母家舅驷钧凶悍甚于吕后，立齐王犹如再立一吕后，所以都否定了。而大王仁孝天下无双，母后贤良无私，舅父君子长者，王后、夫人全都贤惠节俭，又是高帝健在亲子中年纪最大的。故朝中二千石以上大臣公议立大王为帝。请大王及时进京即位，以安天下。”

代王一听，略想一下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还可以商量。请特使暂在驿馆中安歇，容我与群臣商议后再定，好吗？”

特使道：“好吧。望大王速决。”

刘恒道：“速召众臣府中议事。”

六

代国群臣得令，相继从各地赶来，相聚朝堂，分列两旁。

代王先道：“据朝中特使来报，吕后死后，众大臣联合起来，夺了北卫军，杀了诸吕，公议迎立我为帝。大家议一议：看这事是真是假，能不能去。”

群臣先是一惊，七嘴八舌道：“啊！都杀了？好！”

“这当然是好事，应该去！”

大将张武出班道：“臣以为此事可疑。朝中大臣都是高祖旧将，习兵事，多诈谋，其意向不小。只是先前畏高帝吕后威严，不敢有动作。如今杀了诸吕，喋血京师，很有可能以迎立大王为名，别有图谋。我看大王最好是称病不往，以静观其变为好。”

群臣也有不少附和道：“是呀！天下谁人不想坐皇位呀！既然冒死夺了权，怎么会请别人来当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呀！”

“会不会是以此为饵，除尽刘氏王，自坐江山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太凶险了！大王千万不能去！”

“是呀！太危险了！大王千万不能去！”怀疑者占了大半。

中尉宋昌见大家都反对，大声道：“非也！非也！众位之议皆非也！”见他如此大声，众人都把他看着。

只听宋昌道：“从前秦朝失政，豪杰并起，人人自以为可得天下者以万数。然而最终践天子位的只有刘氏，天下绝了此望，这是其一；高祖封王子弟，领地犬牙相制，这种磐石之基谁人也动不了，天下服其强，这是其二；汉兴，除秦苛政，约法令，施德惠，人民安定，人心所归，此其三；刘氏有此三强，即便以吕后之严，立诸吕为王，擅权专制，太尉不过以一节入北军，将士尽皆左袒，为刘氏，叛诸吕，卒灭诸吕，足见人心所向，决不是哪一个人能够改变得了的。设若大臣真的想有什么图谋，百姓不听使唤，他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众人闻其言，句句在理，都等着他说完。

宋昌又道：“如今朝中有刘章、兴居之亲，外畏吴、楚、淮南、琅琊、齐、代之强，焉敢为逆？方今高帝亲子中只有淮南王与大王二人，大王又年长，贤圣仁孝闻名天下，众大臣顺天下之心立大王，这有什么可猜疑的呢？”

众人又点头道：“听中尉之言，也是这个理儿呀？大臣想有图谋，谁肯服他呀？可去！可去！”

也有坚定持否定意见者：“人心归人心，有野心者可不管什么人心。”

代王沉思了一阵说：“好吧。我再跟母后商量一下，大家回去听我消息吧。”

七

代王回到家中，在晒场上找到母亲，母亲正在晒谷子。刘恒上前深施一礼道：“娘。”

薄姬微笑着说：“恒儿，粟割完了吗？”

刘恒道：“没有。儿臣有一件大事想请示母亲。”

薄姬道：“你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，朝中大事，你跟朝臣们商定就行了，不用问我。”

刘恒道：“不，娘！朝臣们意见不一致，儿还是想请示一下母亲。”

薄姬放下手中的活儿说：“好。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刘恒道：“据朝中特使来报，诸吕欲尽杀大臣，夺刘姓江山。朝臣联合起来，扫除诸吕，欲立我为帝。张武他们认为朝臣可能别有他图，不能去。宋昌又认为立儿是天下人心所向，朝臣们顺应民心，没有问题。不知怎么办好？”

薄姬听后很是平静，想了一下道：“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刘恒道：“我认为他们说都有道理，但更倾向于宋昌的意见。”

薄姬道：“你想不想去呢？”

刘恒道：“从个人的角度说，慢说是为帝，就是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一样，不去还少些烦恼。去了自己辛苦些，不过能让更多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为天下臣民着想，孩儿想还是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来。”

薄姬想了一下道：“王儿既然虑及天下人民，那就去吧。如果担心大臣别有图谋，可以让舅舅先去朝中打探一下，落实了再去也不迟。”

刘恒道：“好吧，我这就请舅舅随特使去。母亲也该休息了。”

薄昭受命，自然及时进京打听。代王和王后、窦姬也安心收粟，把粮食存入仓中。过了二十多天，一切收拾好了。这天，全家正在吃饭，只见舅舅风尘仆仆地进来，忙说：“舅舅！舅舅吃过饭没？”

薄昭道：“还没有。”

刘恒道：“那一块儿吃吧！”

薄昭也就坐下来，窦姬忙给舅舅盛了一碗饭，王大妹把筷子递过来，薄昭接了，也就端着碗吃起来，侍女添上来两样菜。

刘恒边吃边问：“舅舅，朝中情况怎样？”

薄昭高兴地说：“是真的。我问过丞相、太尉，还有刘章等人，当时四十多位大臣开会，虽然先也有人提到淮南王和齐王，但附和者少。当琅琊王提到你时，就没有一个人不赞成的。大家真心拥戴你为皇帝。”

刘恒想了一下道：“只是丞相和太尉他们杀了诸吕，夺得玉玺，怎么会想到选皇帝呢？”

薄昭道：“我也曾想到这个问题。我问丞相：你和太尉冒着风险夺得政权，怎么会想到另选一个皇帝呢？他们说如果由他们掌权，天下难免有议论。如果把政权交给少帝，那无疑是把政权交给太监，那将又是一个赵高当道，扰乱朝纲。刘姓王必然不服，起兵诛乱，天下又会分崩离析了。如果公选一贤王为帝，天下为公，则刘氏王平，天下安，百姓顺，朝臣得其所，于国于民，方方面面都好。所以就想到公推一位贤王了。”

刘恒笑道：“好。这就是一个人为公还是为私的分别吧。看来宋昌真说对了。”又对母亲道：“娘，您看我是不是可以去朝中呢？”

薄太后道：“王儿去吧。娘相信你能担负起国家重任，把国家治理好。”

刘恒道：“是。为了母后的安全，儿想和舅舅先去一步，待我把朝中的事安排好了，再来接你们。您看怎样？”

薄姬道：“这样最好。”

刘恒道：“那就叫张武、宋昌、张相如、丁义、戴野、秦同五人和舅舅明日一块儿进京吧。舅舅一路劳顿，吃过饭先去洗过澡，休息一下，再去准备。”

薄昭道：“是。恒儿也要注意休息，别太累了。”

刘恒道：“我知道，没事的。”

八

第二天，代王与薄昭、张武、宋昌、张相如等六人共乘着七辆车，迎着朝阳，迤迤东下。二十天后，来到高陵，见有驿站，便对宋昌道：“这里离长安只有十里，我们先歇一会儿，你到长安去看一下情况，再来报我。”

宋昌道：“是！”说完上马飞驰而去。

代王等人刚坐下喝了点茶，宋昌的快马就回来了，报道：“大王！丞相、太尉率文武百官及城中上万百姓已在渭桥恭候多时了，请大王速行。”

代王道：“好吧。走！”

众人很快上了车，加了一鞭驰去。

来到渭桥前，远远看见群臣与百姓列在道上，陈平和周勃迎着。二人看到代王的车骑还有几十步，就赶快跪下。群臣、百姓也都跟着跪下，头伏及地。相距还有十来步远，停住车。

陈平、周勃叩头道：“臣陈平、周勃率文武百官恭迎大王即皇帝位！”

后面百官与百姓齐道：“长安城中军民、百姓恭迎大王即位！”

代王忙下车，上前深深鞠了一躬，拜谢道：“刘恒谢文武百官及城中军民百姓信任！众位快快请起！”

众臣及百姓起来后，周勃手里捧着玉玺，上前对代王小声说：“请大王一旁说话。”目示之欲说私话。

代王正欲行，只听宋昌一声大喝：“太尉言公，公言之！言私，王者无私！！”

周勃闻言一惊，赶忙跪下，双手将玉玺捧过头顶说：“请大王接玺！”

代王并没有接，只是平淡地说：“刘恒感谢大家诚意！只